

陰魂色王刀



221
472

阴魂色王刀

卧龙生 著

2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①·美妓情结浪公子·····	1
②·新婚之夜·····	28
③·江湖魔教·····	52
④·好色之王心阴毒·····	85
⑤·千里追娇娘·····	99
⑥·酒王成全爱欲之火·····	115
⑦·大粪·狗血·驴蹄子·····	142
⑧·禅门·道家·天魔阵·····	167
⑨·“乾坤大挪移”功·····	189
⑩·魔王令·····	203
⑪·打发色鬼上西天·····	219
⑫·大慈大悲？大奸大恶？·····	233
⑬·娇娘叫杀锦衣卫·····	250
⑭·酒楼夺公子·····	272

⑮ · 一脉骨肉.....	291
⑯ · 两王相逢.....	309
⑰ · 明送美人,暗藏杀机	344
⑱ · 宁王诉衷.....	358
⑲ · 四面追杀.....	374
⑳ · 杀人不留名,千里不留行	389
㉑ · 山洞刺客.....	409
㉒ · 四掌门大战十杀手.....	421
㉓ · 杀声震天人肉飞.....	439
㉔ · 谁任第一教主.....	456
㉕ · 武林盟主会教主.....	478
㉖ · 击飞丐帮打狗棒.....	508
㉗ · 高僧舍命传密功.....	553
㉘ · 一女竟使万骨枯.....	573

第十章

魔 王 令

西门太太感到浑身都被寒风刺透了，她知道这不仅是梦，也是一种可能，她嘶声道：“不，老爷，你不要吓我，你只是思念独行心切，才会有这样的梦境。这不可能，独行不会出事的。”

西门廷秀定了定神，徐徐道：“其实他们找上门来是意料中事，从父亲那一代就等待着这一天，先是父亲，后是我，都准备以自己的血来洗清西门家数代祖先所欠的罪孽，可等到事到临头，我才发现，我们想得太单纯了，他们所要的根本不是我一人的命，而是我的妻小、我的亲友乃至我的奴婢们的命，而这却是我决不能接受的。数十年来我绝少出府，在儒家佛家的经典中寻找思想的支柱，力图冲淡我血液中暴力的浓度。可我却狠心逼着独行练功、把收养来的孤儿幼子训练成武士，其实内心里就是等待这一天，和他们作天崩地陷的决战。”

西门太太惨声道：“不，老爷，您不是那样的人。您是仁厚、大度、宁肯人负你也绝不负人的好人，您对待府中的下

人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，呵寒问暖，每年您都施衣施粮给穷人，修桥补路、斋僧礼佛，谁不知您是这附近几省的大善人，连朝廷都多次下旨褒奖，您怎么会是血腥残酷的人？”

西门廷秀叹道：“我原也以为这些都是在积善行德，可如今我才知道，这些只是在赎罪，在弥补自己良心上的欠疚。可是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，我也瞒了你几十年，你想知道吗？”

西门太太望着同床共枕几十年的丈夫，心里忽然响起一个震雷，她想不出丈夫和她之间会有什么秘密，若有，一定是令人震惊的秘密，她拿不定自己是否要听，听了之后会是什么结果。

西门廷秀轻抚着她的头，柔声道：“圆悟他们没有找错，我真是大光明教的教主。”

这两句柔声细语真比天上连打十个响雷都令西门太太震惊，也只觉脑中嗡嗡一片，眼前金星飞舞，她狂喊道：“不，老爷，你是气糊涂了，你是在胡说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是在骗我，这不是真的。”

西门廷秀沉声道：“刘如松说得对，一入明教便终身、世代是明教中人，绝无退出之理。当年家祖率近系弟子离大光明顶而去，不过是明教的分裂而已。现在教主的玉符、法杖都在我手中，乾坤大挪移功只有我一人会，我正是明教法定的教主。”

西门太太忽然想起，她当年重伤后被明教剑王擒获，自念绝无幸理，恰逢西门廷秀路过，扬起手中的一块东西，剑王及其属下都拜伏于地。那时她已在昏沉之中，并不知道内中情由，以后问起西门廷秀时，西门廷秀便说是以计骗过他们，她居然深信不疑，还赞他好胆识、好心计，可如今那一

幕却清晰地浮现眼前。她感到心痛如绞，忽然叫道：“可是武林中人谁都知道，明教教主是淳于越，怎么会是你呢？”

西门廷秀道：“淳于越只是窃据其位，他手中没有玉符魔王令，他的法杖也是伪造的，更不会乾坤大挪移功，所以数十年来他从不以真面示人，更很少与人动手，就是怕被人拆穿了西洋镜。”

望着妻子那张惨白得不似人色、绝望的脸，西门廷秀心中大痛，他把妻子搂在怀里柔声道：“凤妹，我知道这对你很残酷，你居然会嫁给你痛恨的魔教教主。可是你要相信，这几十年来我从未发过一个号令，从未做过一件害人的事。我几乎已忘记了我是明教的法定教主，若不是圆悟他们来，我也不会想起，他们口口声声称我是魔教教主，我还矢口否认，可现在我才知道、才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。”

西门太太惊恐道：“秀哥，难道你真的要去作什么教主吗？”

西门廷秀仰天叹道：“不是我想不想去做，而是我一生下来就已注定是教主的继承人了。你知道二弟为什么仅二十岁就能坐上明教右使的位置吗？因为淳于越只有通过他才能取信于众，才能控制教众。现在只要我拿出魔王令和法杖，明教依然是我的。我们已把这权力闲置两代了，可是我怕，我真怕他们把我逼至绝处，万一独行真的出了事，我会再树大旗，招集旧部，天下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能阻止我复仇。我知道那是一条白骨森森的道路，可我仍要走到底。”

望着丈夫冷肃如钢铁般的脸，西门太太心乱如麻，她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，该说些什么。

西门廷秀突然冷喝道：“外面的朋友听够了吧，进来。”

一人从堂外躬身而入，笑道：“大哥的武功真让小弟倾服，小弟自信绝无半丝声响，连呼吸都屏住了，居然还是让大哥发现了，而且能辨别出小弟不是府中人，莫非大哥练成了天眼通？”

西门廷秀笑道：“二弟，你我兄弟数十年没有见面，何必一见面就拍上一通马屁。只是你那么忙，怎么会有工夫到我这里来？”

那人道：“小弟给大哥赔罪。不瞒大哥说，小弟确是很忙，可是一听说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居然敢在大哥头上动土，小弟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，这不是马不停蹄地赶来了。”

西门廷秀冷冷道：“二弟，在我面前你少玩花样。你哪里是来给我帮忙，分明是惟恐天下不乱，来搅混水、帮倒忙的。”

那人急道：“天地良心，大哥若如此说，小弟岂非猪狗不如了。小弟若存此心，何必偷偷进来，只要在外面闹他个天翻地覆不就是了。”

西门廷秀见他委屈的样子，竟有不忍，柔声道：“好了，算是我和你开个玩笑，见过你的嫂子吧。”

西门太太这才知道这人居然就是武林威名赫赫、人人畏惧的狂魔西门廷玉。她初出道时，正是西门廷玉崛起江湖、锋头最健之时，现在他也应年逾不惑了，望去仍如三十许人，个儿比他哥哥稍高，粗犷的脸上有一种野性的魅力。她真没想到在兄长面前恭如猫的人居然会是个杀人如麻的魔头。

西门廷玉伏地叩头，西门太太也要下拜还礼，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托住了。西门廷玉实实在在地叩足了三个头，站起笑道：“嫂子勿怪小弟鲁莽。老嫂如母，受小弟几个头是应当的。小弟实不敢受嫂子还礼。”

西门廷秀笑道：“他把我们害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受他几拜也是应该的。不要拘礼了。”

西门太太从西门廷玉的下拜上托中确实感到他的武功极高，无怪乎能在武林中博得如此高的声名。也虽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二十几年，却从不知丈夫的武功有多高，大概除了西门廷秀自己也无人知道他的武功深浅。

两兄弟对斟灯下，西门太太心思紊乱，去安歇了。屋内只有兄弟两个。

西门廷秀喝干了一杯酒，问道：“二弟，你们经过上次惨败，还想东山再起吗？”

西门廷玉也喝干杯中酒，道：“大哥，事业就是我的生命，你除非杀了我，否则我不会停止的。”

西门廷秀一顿杯道：“你明知我不会杀你，岂不是白说。”

西门廷玉道：“是的。我从小就顽劣不堪，常常闯祸，每次父亲要责罚我，都是大哥替我说情、袒护我，和我一起受责罚……”

西门廷秀叹道：“老年头的事提也无益，我并非逼你洗手。三代为将，道家所忌。就为的杀人太多，有伤天和，必获天谴。我西门家执掌明教何止三代，若于此时急流勇退，退隐山泽，未必不是上策。不仅善保自身，还可泽及子孙，更可使天下人少遭兵燹之灾，岂非功德无量。”

西门廷秀道：“大哥的盛情小弟心领，只是这天理难测。历代成大功名、大事业者哪个不是屡挫屡起、愈挫愈奋方能登上成功的高峰。小弟宁愿做失败的英雄，也决不甘寂寞一生。”

西门廷秀摇头道：“你的脾气仍如当年，看来我是说眼不

了你了。那么你我兄弟仍是各走各的路，这里的事你绝不要插手。”

西门廷秀道：“倘若大哥能应付得来，小弟当然不会节外生枝。只是梁二公子率梁府高手尽出，克日即到这里。大哥人手单薄，如何能保万全。当年梁国公破了我们大光明顶后，回府精研天魔大阵有年，据说已有破阵之法，大哥府中虽有此阵，已不足恃。大哥虽武功通神，自然不怕，可是嫂子、侄女必难保全，还望大哥三思。”

西门廷秀一惊：“他们怎么会来得这样快？”

西门廷玉道：“其实早在各派商议好对付你后，少林长老大悲就赴京城敦请梁府出面了。”

西门廷秀隐入沉思之中，爱子流落江湖，至今没有音讯，使他不能决定是战是走，可一旦梁府人到，战端必起，现在若走却如何也不能甘心。

西门廷玉道：“大哥，若想走现在就得准备，侄儿的事交给小弟就好了。”

西门廷秀急道：“二弟，你知道独行的消息吗？”

西门廷玉道：“小弟只知他得知家里被围后，昼夜兼程回援，却被天山二老和九华山大果设伏围住，侄儿中了大果一记‘金刚杵’。”

西门廷秀真如五雷轰顶，身体剧颤，西门太太突然从墙壁中钻出，尖声道：“他中了‘金刚杵’，怎么可能？那他岂不是活不成了。”

见嫂子悲痛欲绝的样子，他忙劝道：“嫂子别慌，侄儿无事。”

西门廷秀峻声道：“二弟，你别骗我们，独行内功虽然不

弱，却怎会中了‘金刚杵’而无事。他的武功是我亲手所传，我岂不知他的底细。”

西门廷玉道：“大哥，这是真的。侄儿这几年游荡在外，或许另有奇遇。他中了一记‘金刚杵’后，服了两丸药，居然挺下来了。”

西门太太欢声道：“对了，那是祖传的‘夺命丹’。从第一次他外出，我便把它放在他胸前的金盒中，这孩子真乖没忘了娘的话。”

西门廷秀想了想，苦笑道：“这也不通。大果的‘金刚杵’较之圆悟的‘般若掌’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中者立死无疑。若我在他身边，自可为他疗治，他怎会有能力取药服药呢？”

西门廷玉道：“当时恰好有我们的人在远处发现，事是不会错的。可是等我闻讯赶到后，侄儿却不见了。”

西门太太惊道：“这么说独行落在他们手里了？”

西门廷玉道：“没有。我追上了大果八十招上切下了他的头。天山诸葛兄弟也已发现形踪，已派人前去截杀，却仍没有侄儿的消息。方圆几十里内我把地都翻了过来，侄儿却凭空消失了。”

西门太太颤着声音道：“这么说独行是凶多吉少了？”

西门廷玉道：“不会，一定是侄儿自己躲了起来。这内中的情景他丝毫不知，把我的人也当成了敌人。他也真行，居然躲得连我都找不出来。”

西门太太此时已泣不成声了，虽然西门廷玉的语气很坚定，但她却不能肯定她的儿子是否仍然活在人世。大果的威名她是知道的，他的武功仅次于他的师兄大智，而高于大悲和大忍，他的“金刚杵”曾被称为“索魂令”，一拳致命，绝

不容情。

西门廷秀皱眉道：“大果怎么会这么差劲，你八十招上便取了他首级。难道你武功长进这么多””

西门廷玉笑道：“世仇在心，谁都不会松懈武功的修炼的。不过大果的‘金刚杵’倒是愈练愈精纯了。若在二十年前，还真要接不下他那几手，不过他那天似乎心事重重、斗志不足，才在八十招上被我一刀斩除。也算是为侄儿出口恶气。”

西门太太心乱如麻，在她心里，大果是有道高僧，她以前也见过几次大果，从心里深深的敬仰着。可就是这位高僧，居然险些使爱子丧命。假如爱子如今已饮恨地下，那么始作俑者就是大果。而以大果武功之高，居然未过百招就丢了性命，令人难以置信。看着自她进来便恭立至今，如杜仲、云鹏般对她恭顺的西门廷玉，更难以相信，他就是使武林中人人丧胆、使朝廷为之日夜不安、执掌明教大权的狂魔。

西门廷玉道：“大哥，我已派人把青城山上活的都杀尽了，道观也拆为平地。九华山也已派人去了。”

西门廷秀冷冷道：“这又于事何补。二弟，别以为我不了解你的心思，你表面上处处是为我，可实际上却是为了你。”

西门廷玉故作惊慌道：“大哥这是怎么说？……”

西门廷秀摆摆手道：“二弟，我知道你多少年来无时无刻不盼着我出面作教主，这倒也是你对我的好心。所以你铲除大果，杀绝青城，现又闹上九华，无非是要激怒武林中人，好把我逼至绝处，为保妻儿部属，也只有出任教主，背水一战。可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不会去做你们要去做的事。你做什么我不管，只是想送你几句话：“凡事不可做绝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莫道天理不昭，你至今不娶妻室，

不也是怕祸延子孙吗？”

西门廷玉脸色顿变，仿佛当胸挨了一记重拳，低声道：“大哥，二十多年了，你还这么了解我？”

西门廷秀笑一笑，道：“你毕竟是我同胞之弟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元凶巨擘，我都要承认你是我的弟弟。尽管父亲把你逐出家族，可这血缘却是什么力量都斩不断的。二十年来，你们虽然藏得很隐密，可我照样能得到你的消息。你要作什么就去作吧，只是要为自己留条退路，别陷入万劫不复之地，我纵然想救你也徒唤奈何了。”

西门廷玉躬身一礼道：“谢大哥教诲，小弟铭记在心。大哥如有需要小弟的地方，只需寸纸介使，小弟愿为大哥赴汤蹈火。”

西门廷秀颀然道：“你去吧，诸事珍重，好自为之。”

西门廷玉转身出门，在他转身的一刹那，西门太太发现他满眼都是泪花，她惊诧了：这样一个铁石心肠，视人命如草芥的魔头居然也会流泪。

泉州知府衙门内，警戒骤然增强了十几倍。从府外到府内，从大厅的门前乃至各个角落，无不布满了人。

担任警卫的却不是知府衙门中人，而是省府的锦衣卫。人人刀剑出鞘，双眼圆睁，密切注视着风吹草动，大有如临大敌、一触即发之势。几位品位不低的锦衣卫指挥不时地来回走动，手按刀把，一副随时可战的架式。

其实，他们根本毋须如此紧张，因为任何人要想穿过如此密实的、一层层的人墙绝非易事，除非他会地遁术。

泉州知府陆熊可绝不为此感到有什么殊荣。平日他虽是

一方灭门的知府，自然也风光得紧。可如今他却在厅堂的最下首叨陪末座，心里还不停地响着鼓点。

大厅的三尺阶堂上，陆知府平日坐在那里掷签子打人棍子的交椅上，正随随便便坐着一位青年公子。极品贡缎、考究制作的淡青色长衫，额上勒着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，长发束后，用两粒鸽蛋大的明珠坠着。他随和地笑着，看着两旁陪坐的人。可这随和的笑容中，却令大家感到一种不敢仰视的尊严与高贵。仿佛他的皮肤、肌肉、毛发乃至骨骼血液都是上天精心选料制作而成的。

左首相陪的是号称“铁腕中堂”的闽浙总督汪伯年，他也算是这位公子的熟人，却仍不能免俗地感到惴惴不安。

最受罪的要算闽省锦衣卫三品指挥吴有恒了。他感到屁股下坐的绝不是舒适的椅子，而是针毡。

令二人如此不安，倒并非全因那位青年公子，也在于他后面侍立的两人。

这两渊停岳峙，顾盼生威，对在座的每个人都投以淡漠的眼光，可当那位青年公子的眼光一转到他们的脸上，他们马上就俯首露出笑容。这两人只是梁府中的管事，但却是皇上钦封的锦衣卫二品指挥使，左面的是周仲良，右面的是乐风。

汪伯年虽是一方封疆大吏，也是从二品的前程，可他式微时只是梁国公的幕僚，较之周、乐这样的梁国公心腹人物自渐不如。官作得大了，却不知从何而来，更明白失去也很容易。他本来是坚持不坐的，可梁二公子梁世光却坚持请他坐下，而且连陆熊陆知府也都有把椅子。梁府虽然势大，朝廷的礼制毕竟不能废的。

吴有恒看着自己的两位上司立在那里，实在觉得站着比坐着舒服。平时他目空一切，连督抚大员也不买帐，因为他只受京城锦衣卫指挥使钱完管辖，但他知道，就是钱完也得买梁二公子的帐。

梁世光不时转动着手上晶莹熠熠的宝石钻戒，看着闽浙两省的督、抚、总兵、知府大员。笑道：“世光不速来此，劳动诸位大人，实是有罪。”

汪伯年欠身道：“都是荫生等无能，没能治理好地方，令朝廷担忧，更令公子蒙尘，实是有罪之身，公子如此说，荫生等真无地自容了。”他本是梁府故吏，所以对梁世光自称荫生，颇以出身梁门而自豪。

梁世光笑道：“汪大人的才干是众所周知的，家母时常还提起大人，教诲后进。”

汪伯年只觉热血冲头，起身拱手道：“太夫人还记得荫生的微名？”

梁世光也站起身笑道：“家母还常夸你是家父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个。”

汪伯年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感极而泣道：“竟蒙太夫人挂怀，荫生真是不安。数年来忙于俗务，竟~~连给太夫人请安的机会都没有~~，太夫人没有怪罪荫生吧？”

梁世光道：“老大人勤于国事，政绩彰于朝堂，家母只有欢喜，哪有怪责之理。”看到两旁官员俱都随之肃立，忙拱手道：“列位大人请坐。”

待大家坐定后，梁世光对汪伯年道：“晚生此次只是私行出京，并非奉旨，与大人等叙叙私情，切莫拘礼。晚生坐在这把椅子上已是僭越了。”

汪伯年得知梁府对自己仍念故情，真是心花怒放。知道只要靠定了梁府，自己的官就坐得稳，眼前这位公子虽只是年轻人，却是太后的宠儿，皇帝的红人，在两宫间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，是个千万不能得罪的主儿。

梁世光又道：“晚生虽是私行出京，却也奉了皇上口头嘱托，处理此间事务，兵部、吏部的行文过几天或许会到。”

汪伯年一惊：“公子，你们赶得比八百里行文还快？”

梁世光后面一直沉默不语的周仲良冷冷道：“汪兄，你以为我们是一路游山玩水而来吗？我们一路上换马不换人，迢迢万里，也只半月便赶到了。”

汪伯年忙道：“周兄切莫误会，兄弟的意思是如此赶路，公子如何受得了。”

乐风道：“岂止是赶路。我们一入闽浙境内，竟三受狙击、四遭埋伏，汪兄号称铁腕治民却养了一群匪寇。”

“什么？”汪伯年惊得面无人色，他知道周、乐二位口无虚言，若真如此，丢官罢职还是小，万一梁二公子有毫发之伤，岂非灭门之祸。他额头的汗涔涔而下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周仲良道：“汪兄，我看单凭这些我就可以提你回镇抚司，至少可以治你个纵容匪寇之罪。”

汪伯年已是身体筛糠，他清楚锦衣卫镇抚司是个什么衙门，那是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。自从镇抚司设立以来，他还没听说谁能从那里活着出来，纵然死着出来，也绝不会是人的模样。

梁世光皱眉道：“周叔，你何必吓汪大人。我们此次来不就是要找他们吗？他们露面不是更好？”

周、乐二位见公子发话，便噤声不语。

梁世光笑道：“魔教既起，便不是一城一地之事，虽然发端在大人治理之下，却与大人无干。晚生年轻识浅，来此备位而已，诸事还仗列位大人。”

汪伯年如获大赦，其他官员也都出了身冷汗。升官进爵的事未必人人有份，若株连治罪，恐怕座上人谁也脱不了干系。

汪伯年道：“公子英明，我等待罪之身，全凭公子吩咐。”

梁世光转向吴有恒道：“吴大人，此间事你大概很清楚吧？”

吴有恒起身道：“卑职也只略知一二。西门家世代经商，定居于此已届百年，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乐善好施，家中无犯罪之男、无再嫁之女，朝廷也数次下旨褒奖。不知怎的，武林中各派突然找上门来，先说他是魔教匪徒，后又说西门廷秀是魔教教主。卑职曾想带人强压，可这次来的是少林、武当等大门派近千人。卑职想这些门派素来还算规矩，虽也有殴斗杀人的事，也是武林中人所难免。万一强压不下，激成巨变，反为不美。何况事情难明，圆悟、清虚都是有道有德的人，连皇上都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不会乱诬别人，万一西门廷秀真是魔教教主，这纵走钦犯的罪名卑职也担承不起，所以至今还在观望其势，请公子治罪。”

梁世光看了看他，笑道：“吴大人果然好口才、好干才，我出京前钱公公提起过你，果然名下无虚。吴大人办得很好。”

吴有恒躬身道：“卑职能得公子金口一奖，实是荣于华袞不胜恐慌之至。”

梁世光道：“陆大人，此事在大人治下，不知大人有何高见。”